

臭虫、天狗与月亮

史航

我们这年纪,小时候起码读过两种日记:《雷锋日记》和语文课本上被表扬的同学日记。那时模糊知道,日记是能带来荣耀的,可又不敢存此奢望。对大多数学生来说,日记就是开学前要疯狂补完的孽债,是寒暑假作业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每篇日记不可低于多少字,所以我们不能如路易十六一般,每天坦然四字“无事可记”(据说这位陛下上断头台那天也写这四字)。我们必须有事可记,必须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”,必须“这真是难忘的一天”。

自己数着字数写的,就不太会关心别人的日记,以为大家都是数着字数写了交差。后来年齿渐长,读到各路日记:文豪的、哲人的、疯男疯女的、神童的、烈士的、特务的、督抚的、名角的、囚徒的、探险家的、离家出走者的、未代皇帝的、未代皇帝他爹的……如一系列绿皮火车,我经过一节节车厢,见有人席地而坐,有人好夕铺张报纸,有人热衷食用味道强烈的食物,有人不饮不食哭完一包包纸巾,有人幻想自己是列车员或司机,有人时刻酝酿跳车。

我想在这里陆续分享一些他人日记,以此提醒读者,咱都在这列绿皮火车上。坐火车,嗑瓜子,聊前人日记,嗑出来的可能是臭虫,也可能是瓜子仁,或一对CP,一声叹息,一段隐情,反正不会是空空如也。

《鲁迅日记》厚厚两大本,始自1912年的《壬子日记》。那年五月五日七时,先生从家乡抵京(绍兴—上海—天津—北京):“途中弥望黄土,间有草木,无可观赏。”这符合我自语文课以来的刻板

印象,先生笔下的风景描写虽不便背诵,但好歹是简洁而非渲染的。你再想想朱君自清!好在《朱自清日记》没啥风景描写,溢出来的小心思和可爱吐槽,咱以后分享。

“六日 上午移入山会邑馆。坐骡车赴教育部,即归。予二弟信。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蜚虫(即臭虫)三四十,乃卧卓(桌)上以避之。

七日 夜饮于广和居。长班为易床板,始得睡。”

这半小时就是京籍臭虫的客气——南方人远道而来,舟车不易,让人家先睡半小时吧。

三四十只臭虫,被刻画得如同列阵,先生也是敌进我退,如临宿敌。这是匕首与投枪之外的日常,画面感远超杂文。

“九月二十五日 阴历中秋也。晚铭伯、季市招饮,谈至十时返室,见圆月寒光皎然,如故乡焉,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否。”

这是人尽有的乡思,是乡思不是乡愁,思之可也,愁则不必。

“二十六日 阴。晚张协和来。七时三十分观月食约十分之一,人家多击铜盘以救之,此为南方所无,似较北人稍慧,然实非是,南人爱情离尽,即月真为天狗所食,亦更不欲拯之,非妄信已涤尽也。”

这是纵贯南北、不思宽赦的吐槽。我也不太敢真切翻译。我生于杭州,长于长春,南人北人的缺陷兼具,时慧时不慧,时有情时绝情,时欲拯时不欲拯,时妄信时不妄信,反正终身活在先生射程之内。

郭沫若对子掌故

谢泳

笔记录:“郭老的对子。壬水庚金龙虎斗,郭聋陈聋马牛风。郭生于壬辰年1892,陈生于庚寅年1890。”后来我又见中华书局总编室编印的油印内部资料《业务情况》,见徐调孚《郭老和陈寅恪的一段笑话》,事关郭沫若对子掌故,抄录如下:

最近,我因事去拜访郭老,郭老对我讲了一个笑话:数年前初见陈寅恪,当时陈心情不佳,两人相对默然。互问年龄,知陈庚寅生

读丰家子女书札

草泽

在阅读叶瑜荪、夏春锦整理的《丰子恺子女书札》时,令我印象最深刻且发人深省之处,乃是书信中随处可见丰子恺子女做事的严谨和认真,深得丰先生的余韵,佐证了优良家风的传承。

丰一吟在给学者夏春锦的信中表明“那时我才九岁,什么都不知道”,质疑缘缘堂藏书“一二万册”的说法“不大可能的”,“缘缘堂书架书橱不是多得不得了——至少我没这印象。我大姐说有一万多本,也只是毛估估,比起父亲所说来已打了对折”。直言不讳地指出其父“说话有时夸大”。丰家子女对待回信的严谨态度,确实令人感佩。

至于丰子恺的版税的分配,以丰一吟为代表的丰家子女的处理,也显得公平合理。长子丰瞻提出:“如编者花了大量的编辑劳动,稿酬应归编者所得。至于家属以外的人编辑父亲的作品出版,看其所花劳动力情况,如有作者家属属稿,自然由子女分得。”丰一吟在《致兄弟姊妹》信中建议:“至于稿费分给兄弟姊妹时如何分法,则采纳兄弟姊妹中大多数人的意见。”丰元草说:“我们不应像三岁娃娃那样,对父母糖分得不均有意见。”

港深双城记

何亮亮

香港和深圳,珠江出海口东岸的两个大城市,双城的历史故事,从宝安县1979年改为深圳市算起,还不到50年。宝安一直是内地与香港之间主要的陆地口岸。1985年我第一次经此地去香港,此后经过无数次,现在也频繁往来两地,是双城记的见证者。据说香港是风水宝地,宝安(深圳)何尝不是?香港古时产沉香木,地名因此而来。宝安境内有宝山,得宝者安,地名由此

而来。作为自由港的香港经济发展高峰是在上世纪80年代,1980年香港联交所(港交所前身)成立,1987年香港人均产值接近英国,1988年香港贸易总额在亚洲四小龙排第一,仅次于日本。金融和贸易撑起香港经济半边天。上世纪80年代从内地到香港,感觉很震撼。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摩天大楼鳞次栉比,街头行人摩肩接踵,马路上名车、豪车目不暇接,大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各种商品琳琅满目。入夜之后香港是一座不夜城,无数的霓虹灯招牌照亮了夜空,各种娱乐场所热闹非凡。到了赛马日,两大马场座无虚席,观众的叫喊声震耳欲聋。港产的影视剧、流行歌曲广泛流行。与此同时,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一日千里。由百年企业招商局主导开发的蛇口工业区的口号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传遍全国。

宝安本来只是一个边境小镇,“3万人口3条街”。1982年4月,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破土动工,是当时内地最高楼,三天建成一层楼,创造内地大型高层建筑新纪录。“三天一层楼”成为深圳速度的代名词,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效率的象征。1984年4月30日,国贸大厦主楼封顶,1985年底正式投入使用。1987年12月,深

时光里的日记

吴海瑛

线。坚持不久,记录欲被“不想动笔”中断,直到被工作日志意外唤醒。几年后的工作日志是“写一篇关于报社记忆的文章”,其中有一段描写日志的记忆:“今天在某饭店午餐,看到一位正在等餐时入神读报的长者,心想要是他在读我们的报纸该多好……”日志后,领导批语“你的想法不错。你的建议我将在某某时段实施……”偶尔也会来句调侃“写这么多,没想到要拿

手写日记是藏在心底的自白。在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,无论我们选择何种载体书写日记,或许都是一场慢下来的修行——它是潜意识被看见、被理解、被整合的过程,也是自我成长的刻度。在日记里能看见雀跃的自己、脆弱的自己、倔强的自己,在回望中与过去和解,向未来迈步。

夜深渐,心澎湃,我提笔写下:“2026年3月3日,星期二,阴”,记录当下的心绪与期许。未来,我仍会在朋友圈分享生活的“日常诗笺”——那些平凡的瞬间,让自己记住,在某个安静的夜晚回望……

十日谈

父亲的日记成了我们家的珍宝。今天你还写日记吗? 责编:郭影珍

无论如何否认或惊恐,AI时代已然来临。关于我们的种种进退失据,我听过最黑色幽默的一个笑话是:“小时候我们以为未来是机器人帮我们上班做家务,我们只要写诗画画玩音乐;没想到AI时代来到,是机器人写诗画画玩音乐,我们照旧上班做家务。”尤其是过去这一年,AI在艺术创作上的能力突飞猛进,她(借用诗人唐捐的命名)写的诗超越不少自以为诗人的人,至少达到大学创意写作班毕业生的水平;她写小说虽然过于戏剧性,但也秒杀那些量产型网络小说作家;她在绘画上把风格化类型化做到登峰造极,行外人绝对会相信艺术就是这样范式生成;只有音乐例外,她做的音乐一听还是满满的罐头味,适合广告和网剧配乐,但无法触动细腻的耳朵和痛苦的心灵。

那么换句话说,AI艺术突破的关键会不会是:如果AI——或机器人——她懂得痛苦为何物呢? “痛苦是智慧的表征。”“没有智慧,何来痛苦?”这相辅相成的两句话,出自吉尔摩·德·托罗最新电影版本《弗兰根斯坦》里女主伊莉莎白对“创造者”维克多·弗兰根斯坦讲述她对科学怪人的感动。一如原著,无名的科学怪人为弗兰根斯坦所制造,由尸块拼凑而成,以其丑陋无明而被“父亲”弗兰根斯坦所不喜。

反感AI的人类,就像弗兰根斯坦。而新一版的科学怪人,就像未来的AI,竟然是个懂得痛苦和智慧的诗人,伊莉莎白质问道:为什么不可以这样? 人的造物物敏感如诗人有何不可? 尤其是《弗兰根斯坦》作者玛丽·雪莱的丈夫是诗人雪莱,雪莱有观点认为诗人(作为上帝的造物之一)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。电影所划分的两个部分,弗兰根斯坦讲述的部分黑暗诡异,满满的哥特风,而到了科学怪人讲述的部分,雨过天青,他看见的世界比人类看到的美那么多。

学会了说话的他,所说也有别于人类的种种钩心斗角、利益交换的功利性语言,他说,“我开口说话算不上奇迹,你愿意倾听才算”“那股造就我的浪潮如今要带你走了,只留下搁浅的我”这样富有诗意的话。他甚至吟咏起雪莱的名作十四行诗《奥兹曼迪亚斯》(Ozymandias):“吾乃奥兹曼迪亚斯,万王之王”,此诗嘲讽了君王的权势短暂,以及所有伟业最终都将化为尘土,只有荒凉的沙地永存……用在此处,一语双关,人类听在耳里,五味杂陈。

“纵然会心碎,仍得苟存于世”——电影最后打出字幕这句诗出自另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勋爵,直译应该是:“心会破碎,但破碎后依然跳动”,前者是人类的悲壮,后者是“新造物”那种完全不以人类标准而行的新科学。面对AI的艺术创作,我们能做到从容接受。他会开创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,我们能不以我们的世界观去“教化”、防御、评判,或者错爱他吗?

圳市公开拍卖一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,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首次。1990年12月,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。卖地和建立股市都充分借鉴了香港的经验。今天的深圳是当今世界上摩天大楼最集中的城市。截至2025年深圳高200米以上摩天大楼超过300幢,世界城市排名第一。香港早已相形见绌了。包括蛇口在内的深圳南山区,去年的GDP超过万亿元,列区级行政单位

全国第一。高新技术是深圳的名片,年轻化是深圳的特色。超过2000万常住人口平均年龄在35岁以下。“来了就是深圳人”,这种包容性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年轻人。

过去深圳人到香港买日用品,现在也有很多深圳人周末或节假日到香港度假,香港的圣诞节风情就吸引很多深圳人。过去香港人看不起深圳,现在香港人争先恐后到深圳吃喝玩乐甚至定居,因为深圳的消费种类多、服务态度好,性价比高。每到周末,深圳各地特别是科幻感十足的大商场,处处是成群结队的香港人。香港社交媒体上各种有关深圳消费的最新信息随时更新,五花八门,应有尽有,深圳人看到了都说“我们都不知道”。

香港的金融业和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形成了强强联合,在国际上独一无二。今年11月深圳将迎来一场盛事: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峰会。届时,经由全球媒体集中的报道,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将投向这座中国最年轻的特大城市。



女山湖采菱图 (中国画) 于学波

闲谈《弗兰根斯坦》

廖伟棠

作为自由港的香港经济发展高峰是在上世纪80年代,1980年香港联交所(港交所前身)成立,1987年香港人均产值接近英国,1988年香港贸易总额在亚洲四小龙排第一,仅次于日本。金融和贸易撑起香港经济半边天。上世纪80年代从内地到香港,感觉很震撼。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摩天大楼鳞次栉比,街头行人摩肩接踵,马路上名车、豪车目不暇接,大百货公司和超级市场各种商品琳琅满目。入夜之后香港是一座不夜城,无数的霓虹灯招牌照亮了夜空,各种娱乐场所热闹非凡。到了赛马日,两大马场座无虚席,观众的叫喊声震耳欲聋。港产的影视剧、流行歌曲广泛流行。与此同时,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一日千里。由百年企业招商局主导开发的蛇口工业区的口号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传遍全国。

宝安本来只是一个边境小镇,“3万人口3条街”。1982年4月,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破土动工,是当时内地最高楼,三天建成一层楼,创造内地大型高层建筑新纪录。“三天一层楼”成为深圳速度的代名词,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效率的象征。1984年4月30日,国贸大厦主楼封顶,1985年底正式投入使用。1987年12月,深

全国第一。高新技术是深圳的名片,年轻化是深圳的特色。超过2000万常住人口平均年龄在35岁以下。“来了就是深圳人”,这种包容性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年轻人。

过去深圳人到香港买日用品,现在也有很多深圳人周末或节假日到香港度假,香港的圣诞节风情就吸引很多深圳人。过去香港人看不起深圳,现在香港人争先恐后到深圳吃喝玩乐甚至定居,因为深圳的消费种类多、服务态度好,性价比高。每到周末,深圳各地特别是科幻感十足的大商场,处处是成群结队的香港人。香港社交媒体上各种有关深圳消费的最新信息随时更新,五花八门,应有尽有,深圳人看到了都说“我们都不知道”。

香港的金融业和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形成了强强联合,在国际上独一无二。今年11月深圳将迎来一场盛事: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峰会。届时,经由全球媒体集中的报道,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将投向这座中国最年轻的特大城市。

